

人生百味

# 怪味柿子

马 卫

向野平喜欢吃柿子，儿时家穷，柿子是深秋初冬的最好零食。甜，饱肚子，放干时也要带两个。

刚过冬至，父母又送柿子来了。向野平回来时，父母已在客厅坐好，他们有钥匙。

招呼罢，就吃柿子。第一口还没有咽下，向野平就“呸呸呸”地吐。这柿子有点酸，还有生胶味，散发出地沟油的臭。

“爸，这是我家的柿子吗？”“是啊，这东西谁还去买？”“可是，我家的柿子是甜的、香的、脆的呵，咋有怪味儿？”

向野平的父亲不信，他拿出一个，咬一口，还真有股怪味儿，“呸呸呸”吐在垃圾桶里。

向野平再试一个，还是有怪味儿，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一样难吃。显然这些柿子不能吃了，只好提下楼，丢进垃圾箱。

树老了？老树只是挂果少，不会变味儿的。

是天气？没有多大的变化哟，最多一年里多出几天太阳少出几天太阳的事。

想了好久，一家人终于想到：离向

家半里远的地方，新盖了家工厂，叫许仙皮鞋厂。有座大烟囱，天天冒浓浓黑烟。那烟里，有股燃烧塑料的臭味儿，读书的学生娃娃说，那叫二恶英，农村人不懂。乡下引进家企业不容易，宝贝呢。

许仙皮鞋厂？向野平的心猛然一震。春天，有位朋友给他引见一家老板，叫许怀山。五十多岁，腆着大肚皮，起码一百八十斤重。朋友说，许老板打算投资上百万，在向野平老家那儿建皮鞋厂，乡村都同意了，现在只差环评。

环评就是环境评估，如果对环境没有多大的破坏、或是能进行污染处理，环保局都会放行。现在各级政府把招商引资看得重，把 GDP 作为重要考核指标，不然没有政绩，不能升迁。

向野平就是分管环评的副科长。皮鞋厂不是化工企业，所以放得宽。加之乡下地广人稀，污染也不怕。

最核心的是，许老板给了他 5%的股份，干股，年年分红，并且给了他五万现钱，说是预付的第一年红利。这样，在没有进行现场测试、论证的情况下，给许老板的工厂环评报告盖了章。

想不到的是，许老板不是做真皮，

而是做合成革，这样自从开业后烟囱就没有歇过，天空飘荡着臭味儿。

向野平弄明白了原因，可是现在如何办呢？

一边是股份私利，一边是自己的家园被污染。如果不让许老板做环保措施，以后别说吃家乡的柿子，恐怕大米蔬菜，都不能吃了。二恶英让人致癌，开不得玩笑。

叫自己管的下属——环保执法队去封掉这家厂子，许老板会不会把他人干股的事说出来？五万元，能让向野平丢掉公职，判几年刑了。

最好的办法是许老板加大环保投入。

第二天，向野平亲自坐车去许老板的皮鞋厂。见到许老板，俩人密谈，可是谈崩了。因为许老板要进行烟雾净化处理，得再投入上百万元。

他没有钱了，有钱也不愿投入。办工厂，各个关口都要花钱，乡村的官们，都把他当唐僧肉，谁都想来咬一口。村长的儿子是个傻蛋，一样当副总，干拿钱呢。乡长的姨妹来管财务，不要都不行。

俩人谈崩了，向野平更难受。晚上

凡人心迹

## 夏日有约

潘玉毅

《世说新语》里有一段“王子猷雪夜访戴”的典故，短短百字不到的讲述，将魏晋士族知识分子任性放达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只是不知道如果把时间移一移，将冬天换作夏天，王子猷是否还有“乘兴而来，兴尽而返”的洒脱。

因为未知，所以尽可想象一番。于是，脑波流转处，我们似乎看到烈日如火的晌午，一个头上裹着汗巾的年轻人坐着一艘小木船大汗淋漓地去拜望一个朋友，眼看着就要到朋友的屋门口了，年轻人忽然想起此时朋友有可能在睡午觉，不愿去打搅，便又坐着船悠悠地回去了。与雪夜造访不同的是，夏日时节的如约而至，因其酷热，要少许多的诗意。但折腾归折腾，足见交情。想来，一个冒着日头的蒸煮来看你的人，必是一个值得深交的朋友。

不论是否曾经预约，人与人之间的相会总是值得期许的。尤其在这个电子通讯逐渐取代言语沟通的时代，还有什么能比面对面聊聊无关紧要的风花雪月更让人感到幸福和满足的事情呢？当然，除了与人的相约，这世间还有许多有意思的约会，这一点即使在炎夏也不例外。

夏日里，最热烈的约会是与树上鸣蝉的约会。七八月间，最热的是日头，而比日头更猛烈的是蝉的思念。只要一想到炎夏之约，蝉就在树上鸣噪一声——它似乎每时每刻都在思念，从清晨到黄昏，又从黄昏到深夜，“知了”的声音一直环绕在我们耳边。与蝉一样的还有田里的青蛙和田鸡，但也有不同，它们白日里要消停一些，到了晚间才真正闹腾。

一年一约，年年如此。

心香一瓣

## 什么都可以带走

苑广阔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弥漫着浓浓亲情的假期，还是迎来了尾声。尽管有着万般的不舍，我们一家四口，还是要离开老家的父母，踏上返城的归途。

父母帮我们往车上收拾东西，各种大包小包的土特产，直到后备箱塞得满满的。我开玩笑地对母亲说：“你们再往车里塞，就把家都搬走了。”

母亲语气里满是不舍，却仍旧笑着回道：“家里除了我和你爸，你什么都可以带走。”

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流下来，顿

凡尘一瞥

## 金笼子

袁振华

它是一只自负的鸟。它不仅长相俊美、声音动听，还有一双有力善飞的翅膀。当然，这样的鸟，也是捕鸟者的目标。但它认为什么样的笼子都困不住它。它曾经也有几次因为大意被捕获关进了笼子，最后都趁捕鸟者给它喂食时逃了出来。

但这一次，它不想逃了。

那是一只黄金笼子。当捕鸟者提着它走进小树林时，其它的鸟都惊慌地扑楞着翅膀飞走了。只有它伫立枝头没动。

它打量着那只金笼子，那金灿灿的光芒让它有点眩晕；这笼子也太华贵了吧，倒挺配我的气质。嗯，进去住几天体验一下应该不错，大不了住腻了我再找机会逃出来。

它是一只自负的鸟。

于是，它几乎是心甘情愿地被捕获了。

果然，住在金笼子里的感觉真是太爽了。

每次主人提着它去公园遛弯儿，总能引来一阵阵赞叹：多华贵的笼子，也

耳朵既与夏日有约，嘴巴自然也少不得要约上一约。

夏天一到，嘴巴就开始馋了。于是，我免不了要与溪坑中的石蟹约一约，与渠塘里的龙虾约一约，偶尔也与满山的覆盆子约一约。无论三伏天雨再怎么少，天再怎么热，覆盆子的生长丝毫不受影响，果实成熟季节，覆盆子的样子也很迷人，绿是绿得那样好看，红是红得那样鲜艳，只是远远地望一眼，就让人忍不住口水直流。

夏日有约，这个约会通常是在一年之前就已经订下了的。像我这种百无聊赖的人，总爱关心一些无聊的事情，与两只牵牛相约，想问问它们去年没打完的架今年还接着打吗，今年是不是还让我给它们做裁判呢？与远方相约，找一个天不是那么热的周末，那些往年未曾造访的地方今年再接着走吧。“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太阳雨和雨后的彩虹似乎也是夏日独有的，只是不知道约得够不够早，有没有机会看到。

其实，约与不约，热是最专一的等候在那儿的人。尤其人伏以后，天是热的，地是热的，天与地之间的空气也是热的，甚至迎面吹来的风，池塘里捞起的水，都是温热的。溽暑难消，便想起小时避暑的事情来：高二的那个夏天，停了电，连平日里总是拿“心静自然凉”蛊惑我们的老师也静不了心了，托人从菜场里弄来两块大冰，放在过道里，童心未泯的我们将脚搁在上头，享受从脚心里传来的沁人凉意。

回忆，何尝不是与夏日的又一场约会呢？

还是把我想说的话说完：“其实我最想接走的，就是我和你爸。”

母亲叹了一口气，说道：“你们都是好孩子，你们的心意我和你爸都懂，可是故土难离，穷家难舍，我和你爸已经没有时间去适应城市的生活了，还是在家里，我们才活得更舒坦、更自在。你们有时间，就多回来几趟，没时间，就少回来几趟，看看我们就行了。”

母亲今年 68 了，父亲今年 73 了。我再也说不出一句话，别过头去，泪水已经流了下来。

五彩地絮语

## 闲味儿

郭华悦

日子，要经得起闲，才能过出味儿。

就好像一段感情，忙，并不难。人忙亦忙，有样学样。看别人过各种纪念日，各种浪漫的小花招，皆可信手拿来。于是，看起来也就有了恩爱的模样。

可看似恩爱，却未必经得起闲。忙的时候，有千百个机会，可以制造话题，吸引注意力。可一旦两人对坐，闲下来了，两颗心便没有了掩饰。合得来，便是惺惺相惜；合不来，尴尬便得发作。

朋友之间，亦是如此。

一个人，来找你的时候，总是忙着。忙这，忙那，忙得团团转。忙各种事情，或者是觥筹交错，或者是购物狂欢。但是没有时间，和你好好谈谈。这样的忙，是一层迷障，将内心包裹得严严实实，贴上了拒绝参观的标签。

好的朋友，得经得起闲。人闲下来，心便没有了累赘。清茶一盏，闲话娓娓。真性情，真思想，流淌而出。能在这样的真趣味中，乐不思返，才是真知己。

一部小说，一篇散文，能令人惊艳的，往往也是闲处。

有的文章，删至无可删处，少一字都不可。可往往，扣人心弦的情节有了，却显得过于枯燥，以至于乏味，令人产生阅读疲劳。甚至，读得多了，觉得千篇一律。

文字的丰满，往往在于笔至闲处。闲，因率性而显得趣味盎然。一个人物，因闲处而变得丰盈，有了灵气；一件事，因闲笔而生动起来。于是，文章摇曳灵动，就有了令人拍案叫绝的魅力。

日子，就是得在闲处，才能品出味道。那些所谓的忙，大多是生存之处的无可奈何；停下来的闲，才是自己真性情的流露。

把生活，过出了闲味儿，身在其中的人，自然也有了趣味儿。

往事随想

## 那碗冰镇酸梅汤

季 川

时值盛夏，热浪滚滚而来，时下的人们也是使出浑身解数，抵挡酷暑的来袭。空调、电扇、遮阳伞、凉席、扇子是必然要用的，西瓜、冷饮是必然要吃的。说到吃的，我脑海里最难忘的要数酸梅汤了。

1976年我才 8 岁，我家在江南的一个小山村。那时候条件艰苦，夏天村民们能够防暑降温的主要用具就是凉床、凉席了，没有电风扇，母亲会给我们每人一把蒲扇，既可以扇起清风，也可以驱赶蚊虫的肆虐叮咬。母亲会在下午时分，煮一碗绿豆汤给我们解暑。

其实，我们小孩子最愿意听到的是白天卖冰棒的吆喝声。那时，街上经常有一个大叔推着自行车，后座上驮着一个四四方方的木箱子，里面塞着厚厚的棉布，棉布裹着码放整齐冒着冷气的冰棒。“卖冰棒啰，卖冰棒！”“五分钱一根啰，大冰棒！”，大叔这个响亮的吆喝声，往往就在我们午睡时间一两点准时响起，很诱人，弄得我们难以入睡，我经常就会傻傻地惊起坐在家里厅堂的凉床或者凉席上，对母亲讨好地问道，是不是卖冰棒的又来了呀？

母亲是聪明人，总会搪塞我的故意提问，一般就会轻描淡写地说，冰棒很贵的而且也不是太好吃的东西，伤了肠胃咋办？我们不买，我们有好吃的绿豆汤，真是说不出的绝望。

但是，天无绝人之路，解馋的机会还真的来了。邻居张叔在镇上的一家工厂上班，厂里发福利了。那天下午，我午睡后，就听邻居张叔在门口喊，左右邻居都出来啊，尝尝我们工厂发的酸梅汤。我赶紧喊老妈出门看，原来是张叔拎着一个暖水瓶，里面灌满了酸梅汤，在我们家门口的树荫下满面笑容地站着呢。

有这好事，大家除了感谢，各家赶忙从自家厨房取出一个大碗，张叔拿开瓶盖，咕咚咕咚地倒在大家的空碗里，粉红的，酸酸的，冒着冷气的酸梅汤啊！老妈握紧碗口，我小心翼翼地抿了一口又一口，哇，好像真是入心入肺啊，甜丝丝的，凉飕飕的，那感觉那滋味别提多爽了，真是人间少有，宛如仙汤啊！尝过的人，边喝边喊着：“好喝，好喝，真好喝！”

后来若干年后，有年夏天，忽然想起酸梅汤，便去超市购买了一袋酸梅粉，加点糖，冲了开水，最后冷却后再放在冰箱冰镇，取出后饮用，全然没有了当年的那个滋味了。

也许现在的我们，嘴巴早已“变刁”了，可是那个夏天乡亲们的淳朴、善良，大家有福共享，有难同当的民风民俗还在。

那碗酸梅汤，足以慰长夏！



清晨摄影人

徐金英 摄

岁月留痕

## 两把空竹椅

王 辉

老太给老头修脚指。院子中央，大树底下，放着两把竹椅，一高一矮面对面，老太坐下面老头坐上面。老太将老头的一只脚揽进自己的怀里，用手轻轻捏着，另一只手握紧指甲刀，身体微微前倾，一副老花镜滑到鼻尖；老太技术娴熟，精细雕琢，仿佛在做一件工艺品，刀锋过处，旧指甲像朽木一样纷纷掉下，一会儿，原来厚厚的高低不平的指甲变得又平整又光滑，这功夫非一日之寒。修完一只脚，她有些累了，直起腰来，歇一歇，继续修，直到将十个脚指全部修完。然后，又取出一瓶橄榄油，做足部按摩。

老头双脚浮肿无法行走，老太太几乎每天都要扶着老头来到大树下面，一边沐浴着阳光呼吸着新鲜空气，一边做足部按摩，每隔几天还要给老头修剪脚指甲。为了能让老头重新站起来，她曾到按摩店干杂活，偷偷学艺，练出了这一手好功夫。这一坚持就是十年。

有一天，老太太又在院子的大树下给老头修剪脚指甲，一个青年走了进来，胸前挂着一只照相机，自我介绍说，他是个摄影记者，正在寻找有关夫妻间互帮互敬的题材，被眼前的景象所吸引，想给两位老人照一张相。老太太听了欣然同意。拍完后，记者非常满意，如获至宝，兴奋地说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因为截稿日期迫近，他跟老人简短地聊了几句，就急急匆匆道别了。

半年以后，那位记者又来了。原来记者拿着上

老李是一个靠谱的备课组长，他领导下的运盐河中学高一语文备课组，教学成绩名列前茅。但最近，老李总是颈椎痛，备课组长的工作，他越来越感觉力不从心了。于是，他向年级主任老张提出辞呈。“你老李不干了，我上哪儿去找‘靠谱’的备课组长？”老张一口回绝了老李辞职的请求。

“我们语文组年轻人那么多，也该调动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了！”老李坚持自己的想法。

“年轻人，他们靠谱吗？”老张和老李是多年的老同事，知道老李坚持要辞职一定是有原因的，于是对他说，“要不这样吧，等你找到合适的替代者，再向我递交辞呈！”

老李盘算了一下备课组里的几个年轻人。小罗上课是把好手，课堂深受学生喜爱。小余学习成绩好，每次考试都位居前列。小曹坐得住，常常在办公室备课到很晚。小黄很热心，是一个积极阳光的小伙子。但他们中到底哪一个才是最靠谱的人选呢，老李心里还真没有底。